

第 二 十 種
內 經 十 辯 言
提 要

內經辯言一卷書爲前清俞曲園先生所著讀書餘錄之一卽第一樓叢書之第七種共四十八條社友上虞俞鑑泉君改定今名錄寄付刊蓋以考據精詳引證確切關於內經之一字一句無不探賾索隱辯訛正誤良足助吾醫之研經考古者俞氏文名震爍寰宇著作甚富凡關於醫藥衛生者計三種尙有廢醫論及枕上三字訣裘君吉生素有緣存擬第二集一併付刊

愈曲園內經辨言序

歐學東漸見西醫形跡手術上之治療醉心者幾欲棄舊謀新舍近圖遠甚至將軒岐之言逐節指摘冷嘲熱罵此其故半由於古書難讀半由於未經親驗此中得失耳有心人知之故惲氏鐵樵有羣經見知錄之輯將以大發明黃帝之學說其願至宏惟其中如何精詳豐富愧予尙未購讀也近觀名醫張氏山雷致惲氏鐵樵論宋本素問并及經文異同注家得失書深佩服其考辨之精可知爲醫必須博學通才平素涉獵諸書見有與醫界關切之書在於儒家著集中者曲園老人內經素問按語四十八條亦其一焉信夫其淹通百家好古敏求其亦內經之羽翼醫界之明星故持此篇商之於裘吉生先生請其卽刊於三三醫書庶不將此篇佚處於巨集中醫者讀其書更觸類引伸之將數千年之古學愈闡愈顯不且爲抱殘守缺者之幸甚耶此篇原名讀書餘錄在其

全集第一樓叢書之七。今顏之曰俞曲園內經辨言。非敢遽改其名稱。蓋一以
欽其慎思明辨之功。一以便醫家顧名購閱。俟另印專書。廣爲流通。使曲園老
人而在。想亦所許可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夏。孟秋乞巧日。後學上虞俞濬鑑泉氏謹識。

樣本

三三醫書第一集總目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溫熱逢源
醫事啟源
醫經秘旨
醫病簡要
醫階辯證
喉科秘訣
癰科全書
重訂時行伏陰芻言
村居救急方
毆蟲燃犀錄
外科方外奇方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效論經旨
臨症驗舌法
沈氏經驗方
重訂痧疫指迷
重訂靈蘭要覽
凌臨靈方
推蓬寤語
舊德堂醫案
內經辯言
新刊診脈三十二辯
專治癰麻初編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蘇州陳氏幼科秘訣
秋瘧指南
宋本備急灸法
醫源
馬培之醫案
本事方續集
曹仁伯先生醫案
南病別鑑



三三醫書第一集總目

一

內經辯言

三三醫書第一集第二十種

德清俞樾曲園先生著

上虞俞鑑泉錄寄

紹興裘吉生校刊

上古天真論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樾謹按：成而登天，謂登天位也。易明夷傳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可證此經登天之義。故下文卽云：迺問於天師。迺者承上之詞。見黃帝既登爲帝，乃發此問也。王冰注：白日升天之說，初非經意。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宋高保衡、林億等新校正本，引全元起注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樾謹按：經文本作食飲有節，起居有度。故釋之曰：有常節，有常度。若如今本，則與全氏注不合矣。且上文云：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此文度字本與數字爲韻。今作有常，則失其韻矣。蓋卽因全氏注文有常字而誤入正文，遂奪

去度字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新校正之甲乙經耗作好、樾謹按作好者是也、好與欲義相近、孟子離婁篇所欲有甚於生者、申論夭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好卽欲也、以欲竭其精以好散其真兩句文異而義同、今作以耗散其真則語意不倫矣、王注曰樂色曰欲、輕用曰耗、是其所據本已誤也

太衝脈盛、新校正云全元起注及太素甲乙經俱作伏衝、下太衝同、樾謹按漢人書太字或作伏、漢太尉公墓中畫象有伏尉公字、隸續云字書有伏字與大同音、此碑所云伏尉公蓋是用伏爲大卽大尉公也、然則全本及太素甲乙經當作伏衝卽太衝也、後人不識伏字加點作伏遂成異字、恐學者疑惑故具論之

四氣調神大論使氣亟奪。懣謹按奪卽今脫字。王注以迫奪說之。非是。

不施則名木多死。懣謹按名木猶大木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王注以名果珍木說之。未得名字之義。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王注曰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懣謹按此注非也。經言焦不言上。安得臆決爲上焦乎。焦卽焦灼之焦。禮記問喪篇乾肝焦肺是其義也。

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懣謹按獨當爲濁字之誤也。腎氣言濁猶上文肺氣言焦矣。新校正云獨沉太素作沉濁。其文雖到而字正作濁。可據以訂正。今本獨字之誤。

道者聖人之。愚者佩之。王注曰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懣謹按王注非也。佩當爲倍。釋名釋衣服曰佩倍也。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楊倞注曰佩或爲

倍是佩與倍聲近義通倍猶背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倍奸齊盟孟子滕文公篇師死而遂倍之倍並與背同聖人行之愚者倍之謂聖人行道而愚民倍道也下文云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曰從曰逆正分承聖人愚者而言行之故從倍之故逆也王注泥本字爲說未達段借之旨

生氣通天論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王注曰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故云九州九竅也樾謹按九竅與九州初不相應如王氏說將耳目口鼻各應一州能晰言之乎今按九竅二字實爲衍文九州卽九竅也爾雅釋獸篇白州驪郭注曰州竅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郭注曰川竅也川卽州字之誤是古謂竅爲州此云九州不必更言九竅九竅二字疑卽古注之誤入正文者味王注云云似舊有九州九竅也之說而王氏申說之如此此卽可推其致誤之由矣六節藏象論與此同誤

故聖人傳精神王注曰夫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樾謹按王注非也。傳讀爲搏聚也。搏聚其精神卽上古天真論所謂精神不散也。管子內業篇搏氣如神萬物備存尹知章注搏謂結聚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作傳者古字通用。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樾謹按張字之上奪筋字。筋張精絕兩文相對。今奪筋字則義不明。王注曰筋脈脹張精氣竭絕是其所據本未奪也。

高梁之變足生大丁王注曰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樾謹按王注非也。如其說則手亦可生何必足乎。新校正云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蓋謂膏梁之變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是以足爲饒足之足義亦迂曲足疑是字之誤。上云乃生瘞癆此云是生大丁語意一律是誤爲足於是語詞而釋以實義遂滋曲說矣。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樾謹按上文云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下文云陽者

衛外而爲固也是陽氣固主外然云一日而主外則義不可通主外疑生死二字之誤下文云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雖言生不言死然既有生卽有死陽氣生於平旦則是日西氣虛之後已爲死氣也故云陽氣者一日而生死生與主死與外並形似而誤

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王注日央久也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新校正云按此論味過所傷難作精神長久之解央乃殃也古文通用樾謹按王注固非校正謂是殃字義亦未安央者盡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兮王逸注日央盡也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日央已也已與盡同義精神乃央言精神乃盡也

陰陽應象大論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樾謹按里當爲理詩樸械篇鄭箋云理之爲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紀者理也是紀與理同義天言紀地言理其實一也

禮記月令篇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亦以理與記對言。下文云：「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以後證前，知此文本作「地有五理也」。王注曰：「五行爲生育之井里，以井里說里字迂曲甚矣。」

陰陽離合論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樾謹按：則當爲財。荀子勸學篇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楊倞注曰：「則當爲財，與纔同，是其例也。」財出地者，猶纔出地者，言始出地也。與上文未出地者相對。蓋既出地，則純乎陽矣。惟財出地者，乃命之曰陰中之陽也。

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樾謹按：既曰陰之絕陽，又曰陰之絕陰，義不可通。據上文「太陽陽明」，並曰「陰中之陽」，則太陰厥陰應並言「陰中之陰」。疑此文本作「厥陰根起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中之陰」。蓋以其兩陰相合，有陰無陽，故爲陰之絕陽而名之曰「陰中之陰」也。兩文相涉，因而致誤。

陰陽別論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懣謹按忌當作起字之誤也。上文云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玉樞真藏論作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來字與期字爲韻則處也二字似誤。此云知病起時猶彼云知病從來也。蓋別於陽則能知所原起別於陰則能知所終極。故云爾忌與起隸體相似因而致誤。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王注曰隱曲謂隱蔽委曲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爲也。懣謹按王氏此注有四失焉。本文但言女子不月不言男子少精。增益其文其失一也。本文先言不得隱曲後言女子不月乃增出男子少精而以不得隱曲總承男女而言使經文到置其失二也。女子不月既著其文又申以不得隱曲之言而男子少精必待

注家補出使經文詳略失宜其失三也。上古天真論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是男子之精，與女子月事，並由腎氣少精與不月，應是同病，乃以女子不月屬之心，而以男子少精屬之脾，其失四也。今按下文云：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注云：隱曲爲便寫也。然則不得隱曲，謂不得便寫。王注前後不照，當以後注爲長。便寫謂之隱曲，蓋古語如此。襄十五年左傳：師慧過宋朝，私焉。杜注曰：私，小便。便寫謂之隱曲，猶小便謂之私矣。不得隱曲爲一病，女子不月爲一病，二者不得并爲一談，不得隱曲從下注訓爲不得便寫，正與脾病相應矣。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穢謹按下文云：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故王注於死陰之屬曰：火乘金也。於生陽之屬曰：木乘火也。是死陰生陽，名雖有生死之分，而實則皆死徵也。故一曰不過三日而

死、一曰不過四日而死、新校正云、別本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但通評上下文義、作死者非此、新校之謬說、蓋全本作四日而已者、已乃亡字之誤、別本作生者、淺人不察文義、以爲死陰言死、生陽宜言生、故臆改之也、新校以死字爲非、必以生字爲是、大失厥旨矣、

靈蘭秘典論、消者瞿瞿、孰知其要、新校正云、太素作肖者濯濯、懣謹按太素是也、濯與要爲韻、今作瞿失其韻矣、氣交變大論、亦有此文、濯亦誤作瞿而消字、正作肖、足證古本與太素同也、

六節藏象論、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并太素作神之處懣、謹按處字是也、下文云魄之處精之處、又云魂之居營之居、並以居處言、故知變字誤矣、

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太素作陰中之少

陽樾謹按此言肝藏也據金匱真言論曰陰中之陽肝也則此文自宜作陰中之少陽於義方合王氏據誤本作注而以少陽居陽位說之非是

五藏生成論凝於脈者爲泣王注曰泣爲血行不利樾謹按字書泣字並無此義泣疑沍字之誤玉篇水部沍胡故切閉塞也沍字右旁之互誤而爲立因改爲立而成泣字矣上文云是故多食鹽則脈凝泣而變色泣亦沍字之誤王氏不注於前而注於後或其作註時此文沍字猶未誤故以血以不利說之正沍字之義也湯液醕醴論榮泣衛除八正神明論人血凝泣泣字並當作沍

徇蒙招尤王注曰徇疾也蒙不明也言目暴疾而不明招謂掉也搖掉不定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謂暴疾也樾謹按王氏說招尤之義甚爲迂曲殆失其旨今亦未詳其說徇蒙之義則固不然新校正云蓋謂目瞼瞤動疾數而暗蒙也此仍無以易乎王註之說今按徇者眴之段字蒙者矇之段字說文目部

旬目搖也。或作眴，眴童蒙也。一曰不明也。是眴眴並爲目疾。於義甚顯。註家泥徇之本義而訓爲疾，斯多曲說矣。

異法方宜論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樾謹按陽之所盛處也，當作盛陽之所處也。傳寫錯之。

其民嗜酸而食胙，樾謹按胙卽腐字。故王注曰：言其所食不芳香。新校正曰：全元起云：食魚也。食魚不得謂之食胙，全說非。

移精變氣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樾謹按說文：示部，福，祝，譌也。是字本作福。玉篇曰：祐，祔，靈切。古文祐是字。又作祐，此作由者，卽祐之省也。王注曰：无假毒藥祝說病。由此固望文生訓。新校正引全注云：祝由，南方神，則以由爲融之段字。由融雙聲證。以昭五年左傳：蹶由，韓子說林作蹶融，則古字本通。然祝融而已，文不成義。若然，則以本草治病，卽謂之神農乎？全說亦非。

湯液醪醴論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櫛謹按齊當讀爲資資用也言必用毒藥及鑱石鍼艾以攻治其內外也攷工記或四通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曰故書資作齊是資齊古字通

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越志氣散故病不可愈櫛謹按此當以全本爲長試連上文讀之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進志氣定故病可愈蓋精神進志意定卽鍼石之道所謂神也若如今本則鍼石之道尙未申說而卽言病不可愈之故失之不倫矣又試連下文讀之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營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病不愈卽正與病可愈卽反復相明若如今本則上已言不可愈又言不愈文義複矣且中間何必以今字作轉乎此可知王氏所據本之誤太